



年轻时，我们不会欣赏母亲

尹光良

我的母亲叫陈月清，年轻时是位苗条美丽的山村小媳妇。可就是岁月这把无情剑，使她慢慢变成了佝偻老人、卧床病人……年轻时，我们兄妹三人，还有各自的家庭，只沐浴着母爱的阳光，却不会欣赏自己的母亲。现如今，我们也开始变老，回首过去，母亲竟是如此美丽……

母亲是位富有远见的女性。我们家处在偏远的山区，在上个世纪，穷是最突出的特征，很多人家为了生计让孩子早早辍学。最糟糕的是1970年，我们家新建不久的五间干打垒的房子失火烧掉了三间，家中拮据空前，母亲却坚定地认为：就是讨米也要让你们几姊妹读书。高中毕业考大学前夕，我也寄宿在学校，每个月从学校回家，母亲都会从用手帕包了好几层、用鸡蛋换来的毛票分票中掏出大部分放到我的手里，还一再地叮嘱我长身体要吃好点，下次回来时鸡蛋又能卖钱。

母亲是位刚强不屈的女性。临近解放时，读了一些书的外公不懂时局，借钱置了几亩田，没等到收租就碰上土改被划为“地主”，知情的乡邻都说他是“借钱买来的地主”，母亲也就成了“地主子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成了受人歧视打压的缘由。可母亲从未为此悲观和消沉过，而是快乐地操持着家务、养育着我们，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在灶台前炒菜边哼着山歌，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们的家吹得更加生机勃勃。

母亲是位手巧能干的女性。我们求学的年代，也是家里最穷的时期，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每天到生产队田里辛苦劳作的时候仍然想着法子为正在发育着的我们的身体增加营养，也为此学会了很多变换我们吃食花样的奇妙手艺，比如把大米做成米豆腐，把黄豆做成豆腐，把红薯做成红薯片和红薯粉皮，把大米磨成粉和红薯蒸熟后再用油炸成油坨，或者做成南瓜把把煎着吃，怕我们下了晚自习后肚子饿，便用猪油把面粉炒成炒面，用开水一冲便是一顿美美的夜宵，甚至，她还学会了自酿米酒，我第一次醉酒就是偷吃了母亲自酿的米酒，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母亲是如何学会这么多手艺的。

母亲是位聪慧多才的女性。母亲虽只念了小学，可山村姑娘媳妇们会的新潮本领她都能很快学会；母亲的脑海里装满了故事和儿歌，但有闲暇，便念给我们听，我们兄妹自小喜欢读书，想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不但会织毛衣，而且能织出很多花样，我们的毛衣、围巾都是她亲手编织的；母亲还会纺棉花、织麻布、勾鞋底甚至会唱花鼓戏……

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看到母亲忙碌不停的身影，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敬意；母亲虽然不像居里夫人那样能攀登科学高峰，也不像撒切尔夫人那样能叱咤政坛，更没有三毛妙笔生花和希腊女神王商海翻腾的本领，但她勤劳俭朴、刚强远见、聪慧能干，把她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我们，同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

2015年春节，劳作不息的母亲因心梗突然病倒，在湘雅附二医院成功完成胸外科手术，母亲又以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与病魔抗争了五年，终于于两年前离我们而去，去到没有病痛天堂……

我想念我那平凡又伟大的母亲了！



甘溪塘周边，当年荒凉的山坳间，如今已是繁华的镇政府所在地

外婆的甘溪塘

刘正平

幼小时老缠着娘，要跟她去外婆家。往返五十多里地，全是羊肠小道，怀里抱着小妹，背上驮着我，咋走？娘每次都瞒着我，抱着吃奶的小妹偷偷地走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我长成大孩子了，可行走远路，即隔三五里地上外婆家去。

外婆家在二十多里外的甘溪塘。一口四十余亩水面的大塘，三面靠山，一面以醴攸公路作堤堰，蓄着从山坳间潺潺流淌的甘溪里的溪水，故名甘溪塘。也是地名，泛指塘边两三里地域的村落。

那时县内仅有醴攸公路，最大的兴趣是去甘溪塘边看汽车。我们山沟里的人几乎足不出户，走趟外婆家就是见了大世界的人了，有资本吹牛。我给外婆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汽车：一个小房子大的铁匣子，下面安着四个轱辘，人坐在匣子里，它自个跑。人们从没见过汽车，简直不可思议：“不用推，也不用拉？”

“不用推，跑得比人还快。”一个二个惊掉了下巴，百思不得其解。小山村里只有独轮小车，一人在后面撒开双臂，两手紧握车后两根杠杆，气喘吁吁地推，汗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一人肩上撑着绳子，一步一咬牙地往前拉，肩胛处勒出一道深深的凹槽。

还给他们描述圩场上的油耙，渍着厚厚的糖，油亮油亮，甜津津的。说得一个个口水长流。圩场在甘溪塘南面三里路外的一个叫网岭的山坳间，每逢四、九为圩日，一个肉案、几个卖小菜和鱼虾的地摊。肉案旁边，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下，支着个带把儿的小锅，炸油耙。散了圩，山坳间回归死一般的寂静，黄鼠狼、猫狸子、老鹰、毒蛇等，肆意出没。圩场西头的灌木林间，有一溜低矮的平房，原是生产大队的养猪场，已改造为网岭乡政府的住所。

那时的醴攸公路，是一条不足六米宽的路，过往的汽车很少，每天只有两趟往返醴陵阳山石和攸县县城的班车、和偶尔路过的货车。汽车是很难见到的稀罕物。甘溪塘里遍长苕藤，仲秋时节，红花绿叶，灿如彩虹。我们几个小伙伴沿着塘岸，也是公路，摘荷花，寻觅早熟的莲蓬。掰开莲蓬，挖出青嫩的莲子，和着外壳圆细嘴，脆生生的，甜中带苦，满口留香。听到远处隐隐地响来马达声，陡然惊喜若狂，欢呼雀跃，跟在汽车屁股后滚滚尘埃中，欢呼道，弄得一身尘土。突逢暴雨，摘着荷叶当斗笠，也不失时机地追在车后。公路坑坑洼洼，一片泥泞，被溅得遍身泥浆。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产大队将甘溪塘改造为农田，以后走外婆家，少了一份情趣。公路上奔驰的国产汽车多起来，也不再大惊小怪了。

1984年，响应国家加快城镇建设的号召，改网岭乡为网



徜徉旧时光

百夫长

那年夏天，我家承包大队部的一间厂房办起米粉加工厂。

大队部即村委会所在地，村民们习惯了大队部的叫法，便一直沿用至今。大队部由南北两排平房组成，我家的米粉加工厂在北面，同排的还有农副食品商店、卫生室、村委会办公室，南面依次是打米厂、榨油厂、铁匠铺。两排房子相对而建，中间大片空地，是村里开大会时的会场。

离开大队部，沿一条土路往东走五十米便到了村小学。我那时正在村小学上三年级。彭荣是卫生室老彭医生的儿子，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放学后，我和彭荣最喜欢去榨油厂和铁匠铺玩。

每年有几个月，榨油厂里总是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菜油醇香。那里面放着一根很粗大的木头，内部被掏空，听大人说那叫榨槽。榨油方式是古法的，其过程十分神奇而有趣。榨油前，先把油菜籽炒熟、磨碎，制成油饼。然后把油饼码到榨槽里，开口处用木头楔子楔死。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榨油。榨手们光着双脚，赤膊上阵，手扶头顶吊着的圆木，一边喊着号子，一边用圆木撞击木头楔子。慢慢地，金黄的菜籽油就从油饼里一滴一滴地溢出来，最后从榨槽下的开口处流出来。为了看榨油，我们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整天，但厂长老李头不待见我们，嫌我们在那里碍事。

被李老头赶出来后，我们便跑到隔壁看老铁匠打铁。老铁匠六十多岁，浑身肌肉紧绷。他是个很好的人，会给我们好吃的，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老铁匠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部队当兵，我见过他穿军装的照片，高高瘦瘦，很是帅气。二儿子跟他学打铁，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打铁时，他们父子俩总是光着上身，铁锤高扬，火星四溅，身上滚动着晶莹的汗珠，那真是一幅十分壮美的画面！老铁匠还有一个小女儿，是大队部公认的标致姑娘，正在家等着嫁人。一天晚上，父亲

在老铁匠家喝酒，母亲陪在门口乘凉聊天，我被蚊子咬了，奇痒无比，找到母亲哭诉。老铁匠女儿见后，从身上拿出花露水喷在我身上。不一会儿，我便不痒了。我那时方知，花露水不仅止痒，并且还会那么香，甚至连晚上做的梦也是香的。

花露水的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彭荣，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彭荣也有他的秘密。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把我拉到学校后面，很神秘地掏出一个白色瓶子，然后倒出两粒黄色的药丸。他说那是他爸的灵丹妙药，吃后可以长得高高壮壮。他把一粒递给我，另一粒放进自己嘴里。我半信半疑地吃了下去。他问我小腹微微发热没有？我不好意思说没有，只好点了点头。那天，因为上课迟到了，我俩被班主任李老师罚站许久。当晚，彭荣偷偷拿药片换了老彭医生一颗眼药，我也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后来，彭荣把气都洒在了李老师的宝贝女儿、同辈李华的身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两年后，我转学去了邻乡小学，彭荣转去镇上继续上五年级，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至断了联系。听母亲说，彭荣高中毕业后先是去了部队，老彭医生因癌症去世后，他便从卫生员岗位上复员回家当了村医。不久，从卫校毕业的李华到村卫生室当护士，他俩便谈起了恋爱。如今，他俩一边养着一双可爱的儿女，一边守护着全村两千多人的身体健康。

十八年前，父亲因一场意外猝然离开了我们。再后来，因为村委会搬迁，大队部被推平变成了一片农田，村小学也随之废弃。

作家迟子建说：“时光是如此可怕，时光把父亲带到了那个永远无法再回来的地方，将母亲孤零零地抛到了岸边。”但我多想继续徜徉在那样的旧时光里啊，只有这样，已故的父亲才可能复活，远去的打铁声和读书声，才会再次在记忆深处响起。



老照片

翩跹蝴蝶结

欧阳光宇

1992年春，作者着胸前饰有黑蝴蝶结的红色连衣裙，在株洲青年照相馆留影。

儿时，母亲给我做裙子或扎头发时，喜欢在裙子前后或头发上装饰一些蝴蝶结，这种蝴蝶结像会跳动的阳光，时不时在我记忆中翩跹。那时的我，常常背上背着一只只的黑色亮皮挎包，包的右上部，饰有一个粉色大蝴蝶结，这只“蝴蝶”就成了整个包上最出彩的亮点。

记得早些年，我走过一家品牌时装店时，被模特架上的一款裙吸引。在我看来，其最出彩之处是胸前的大蝴蝶结，集青春、俏丽、大方、亲和于一体，我饶有兴趣地上身试穿，站在镜前照了又照。玫红色的上衣、青春无敌的蝴蝶结，呼应着下边图案若丹青点染般的步裙，这条短短裙把人带回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而且穿在身上绚丽得体，还不用担心别人说我“装嫩”。我欣喜地找来营业员，一问价格方知这条裙子标价近三千元，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营业员看出了我的内心的喜爱之情，连连劝说我这裙子价有所值，“你看裙子的上衣和里料都是桑蚕丝制成的。”一边是对蝴蝶结以及这条裙装的强烈欢喜之意，另一边则是对超过我当时一个月工资的价格的怯懦之情，理智与感情相互交战着，让我犹豫不决。最终，想到家

中还有正待升学的孩子，我叹了口气，离开了这家时装店。

虽然没能将这条胸前装饰有大蝴蝶结的裙装带回家，但蝴蝶结的身影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一时间思绪如云。突然想起曾经看过台湾作家一篇观点奇特的作品，说人要经过幼年、成年直至老年的过程，大多在老态龙钟的容貌中死去。蝴蝶则不然。蝴蝶是先经过漫长沉寂的黑暗，而后拥有五彩斑斓的翅膀，在阳光下享受青春时光，再以最美的年轻形态死去。作者认为这种生命秩序的编排，令人羡慕。我深以为然。

仿佛鬼使神差般，我又弯进另一家时装店。店里有一款大红色吊带裙，裙的下端如莲蓬，在裙腰靠右的位置斜着钉了一只蝴蝶结，这仿佛无形中慰藉了我的蝴蝶情结。当然，价格也是硬道理，因逢店里的VIP活动日，价格只有先前我看中那款的十分之一。虽然“蝴蝶”从胸前转移至腰部，“飞”得没有那么高，但很符合我量入为出的原则。一边付款时，我一边安慰自己：将蝴蝶结秀在胸部与秀在腰部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自己不必做什么“奴”，秀在腰部，心里踏实。